

边防纪实丛书

雪山不相信眼泪

卢一萍 著

xue shan bu xiang xin yan

lei xue shan

bu xiang xin yan lei xue shan bu xiang xin

河北人民出版社

边防纪实丛书

雪山不相信眼泪

卢一萍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山不相信眼泪/卢一萍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9

(边防纪实/张占军主编)

ISBN 7-202-02578-7

I. 雪… II. 卢…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220 号

书 名 雪山不相信眼泪

丛 书 名 边防纪实

作 者 卢一萍 著

责任编辑 解京宁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装帧设计 蔡顺兴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00,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02-02578-7/I·550

定 价 1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引子 走进秘境
[4]	第一章 从悲壮开始的阿里边防
[4]	1. 传说比历史更感人
[7]	2. 贡布大校的人生传奇
[13]	3. 特别“商队”
[18]	4. 进藏先遣连远征阿里
[23]	5. 骆驼磨破了蹄子才找到第一 户藏民
[29]	6. 死亡开始笼罩扎麻芒堡
[33]	7. 一天共举行了 11 次葬礼
[41]	8. 毛泽东致电改则本请其援助 先遣连
[45]	9. 逃兵与荣誉
[49]	10. 李狄三在会师之际倒下
[52]	11. 挥师噶大克
[56]	12. 英雄们被武装押解
[61]	13. 你们被高原铭记

[64]	第二章 精神王国
[64]	1. 神秘的天界
[68]	2. 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75]	3. 还得说说少将丁德福
[82]	4. 我赖于此地并扎根于此地
[90]	5. 选择炼狱之路
[95]	6. 走近古格王国
[105]	7. 作为“赞”的徐军上尉
[117]	8. 作为情感和精神故乡的阿里
[122]	第三章 昆仑有多高
[122]	1. 这是惶恐的高度
[126]	2. 天下第一哨
[133]	3. 尊严是棵常绿的树
[136]	4. 你永远十六岁
[141]	5. 西海舰长
[147]	6. 姜云燕的昆仑女兵梦
[154]	7. 走向极地
[163]	第四章 帕米尔的鹰
[163]	1. 回到自己的家
[169]	2. 走马边关（上：从 5042 前 哨到阿然保泰）
[173]	3. 走马边关（下：从科西拜勒 到红其拉甫）
[178]	4. 克克吐鲁克（上：机密）
[184]	5. 克克吐鲁克（下：传说）
[191]	6. 男儿报国时
[203]	第五章 走向乔戈里

- [203] 1. 在塔吉克人家做客
- [209] 2. 翻越吾甫浪达坂
- [212] 3. 无人区的鸟和狼群
- [219] 4. 第 19 次横渡北其牙里克河
- [225] 5. 走向 8 号界碑
- [231] 6. 向色克布拉克前进
- [240] 7. 栈道行军
- [244] 8. 凶险的肥尔尊
- [252] 9. 在饥饿中凯旋

第六章 沉重的西天山

- [258] 1. 守山人
- [265] 2. 科加尔特的歌声
- [270] 3. 波马
- [275] 4. 格登碑下的外交官
- [279] 5. 死亡雪谷
- [283] 6. 国门哨兵

第七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

- [290] 1. 大风歌
- [296] 2. 顶风石
- [300] 3. 将军之子
- [305] 4. 在边境对饮的两国边防军
人
- [309] 5. 蚊虫王国
- [315] 6. 越境的树
- [319] 7. 人·鹿·雪
- [324] 8. 雪之祭
- [332] 9. 新疆：中俄不设防

[335] 后 记

引子 走进秘境

遥远的大西北是神秘的,而更遥远的西北万里边境,对于常人,更难涉足。因为边境作为军事禁区,使那些即使有可能来到西北的人,也不可能接近它。

那遥相呼应的边防站,那冰冷的高架铁丝网,那相互对立的高耸的哨楼,那疾驰在边境线上的巡逻分队,那黑夜中的潜伏,那紧张的对峙,那些戍边将士的牺牲奉献,苦乐喜忧……无不呈现出另一个世界的状态。

它如同一个神秘的王国。

西北边防接壤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等国,边情复杂。这万余里边防线分布在阿尔泰、塔尔巴哈台、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的冰峰雪岭和戈壁荒原之间。这

些必将使戍守这些边防线的戍边将士具备了奇特的人生经历。而分布于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一带的这些群山,穿云刺天,气势磅礴;座座铁骨峻嶒、风骨卓然。在这些山的怀抱里,除了边防军人外,还生息着很多当地少数民族。数千年来,他们繁衍生息,迁徙动荡,生生灭灭,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文化。这也是边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蕴含了泪与雨,血与风,生与死的西北边关,任何一个未见到真正边关的人,对他的任何一种想象,任何一种描述都是苍白无力的。

而我,试图将这秘境中的一切,包括战争、死亡;包括卓绝的艰苦,勇敢的精神;包括阿里的至纯、喀喇昆仑的大荒,帕米尔高原的至美,北疆的异象,以及那些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歌、宗教等文化之谜,完美的呈现出来,使你得到一次秘境之旅,精神壮游。

我们行程的起点是阿里。

这里有全军离北京最远的什布其边防连,有世界最高的军事运输通道——界山达坂,它的海拔是 6000 多米;然后是喀喇昆仑,这里有一个地处世界屋脊的“西海舰队”,有全军最高的哨卡——海拔 5380 米的神仙湾钢铁哨卡;再就是帕米尔边关,这里有全军海拔最高的前哨——5042 前哨班,还有全军最远的陆上巡逻线,骑着牦牛进入无人区,往返需 20 余天;还有……

边关是横亘古今的一道门槛,它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在这道门槛两边延续着各自的历史。它目睹了太多太多的沧桑巨变……

在边关,同一座山可以种植不同的信仰,同一条河可以载乘不同的语言,同一棵树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在有形的界碑与无形的理念之间,在不知不觉的牺牲与实实在在的共生

的渴望之间，你都会感到一种悲壮，一种纯洁，它让你热血陡涌，热泪盈眶，它使你勇敢高尚，义无反顾……

走进秘境，就是走进边境的核心，就是走向心灵的净化之旅。

第一章

从悲壮开始的阿里边防

1. 传说比历史更感人

阿里的边防是从悲壮开始的。它是一首雪与血的祭歌，也是一部英雄史诗。在共和国尚未成立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这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边防。

进藏先遣连是最先进入西藏阿里的人民解放军，136名英雄孤军深入二千多公里，徒步翻越莽莽昆仑，行军40余天，神兵天降藏北无人区。所经历的磨难，真是难以想象。

最后，有近一半的人牺牲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死在战场中，全是被饥饿、高山病折磨而死的。当活下来的人最后挺进到当时阿里的首府噶大克

后，布防于边境，为国戍边之际，又蒙受不白之冤，全部被解除武装，五花大绑地捆绑在骆驼背上，押回了新疆于阗。

先遭连不久也被解散。

存下的，只有阿里数千里边防；存下的，只有一曲英雄挽歌；存下的，只有不死的英雄之魂。

这个故事在那片苍莽的高原上流传，已像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

我们感到庆幸，觉得这个连队能在高原成为传说，证明它已是高原的一个部分，已是高原一缕永存的精神之魂，也许将来，它会成为像《格萨尔王传》那样的英雄史诗。

传说比历史更为感人。

当这些目不识丁的藏民们向我们讲述富有传奇色彩的进藏先遭连的故事时，他们心怀对神一样的敬仰，说到动人之处，他们会让泪水毫不掩饰地流出来。

有位叫扎西的老人讲到英雄们最后含冤被押走时，竟泣不成声，与我抱头痛哭。最后，他说：“他们都会进入天国的，他们都会，不用超度也会进入。”

他就住在当年先遭连驻扎过的改则县扎麻芒堡。他常去那废弃的营地转转，在那已被迁走的墓地旁，有他专为英雄们设置的玛尼堆。

他守护着这里，像守护着一个圣地。

至今，我也不能忘记他黑色的、沟壑纵横、如老树皮一般的皮肤，脏乱的白发和浊泪喷涌的双眼，以及他嘶哑的嚎啕痛哭之声。

这些英雄，大都不是藏民族的子孙，但对于英雄，人类的敬仰是超越民族、地域，甚至时空的。这就像我们对待中国史诗中的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和印度史诗中的婆罗

多、罗摩以及希腊的奥德赛，罗马的埃涅阿斯，德国的尼伯龙根，英国的贝奥武甫一样，无论这些英雄产生于哪个民族，人们对他们总是永怀敬仰。

我深深地为藏民族对英雄的崇敬而感动。

那个老人最后对我带的边防连的翻译说：“你告诉他，要写写，要写写他们！”

我对他含泪点头，并问他为什么对这些英雄们怀有如此深的感情。

他说，不是雄鹰不知道天的高度，不爱英雄的民族不会英雄辈出。

但是，这些英雄除了这片高原还铭记着他们外，他们已被很多人忘却。

而他们是不应被忘却的。

我肩负着那位藏族老人的期望，来到狮泉河烈士陵园。

我遇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军人，他坐在李狄三烈士的墓碑前。高原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像是在和李狄三说着什么，又像是在聆听烈士的倾述。

大地异常安静，我们不由得放轻了步子，像怕惊醒了这些长眠的人。

带我们前往陵园的宣传科副科长鲍斌少校告诉我们，这位老者是咱们军分区的贡布副司令员，他当年是先遣连的翻译，自进藏之后，他就没有离开过阿里，他在这里已经快50年了，他是先遣连幸存无几的老英雄了……

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人吗？

我轻轻地走近他。一座座石碑肃立着，排列整齐，像队列一般。

我惊动了他。他转过来的脸饱经沧桑。鲍斌为我们互作

介绍后，他取下墨镜，说：“这些都是我的战友，他们解放了阿里，是阿里人民的功臣，我常常到这里来，见一见我的战友们。我一想起他们就流泪，在他们身边坐一会儿，心情就会好些。特别是老了后，我来这里的时候就更多了，因为先遣连只剩下几个人了。”

他说完这些，又默然了，又陷入了追忆之中。他一定是在追忆四十多年前那英雄史诗般的进军，追忆那被风雪隔绝后长达7个月的、艰苦卓绝的生活，追忆那些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

作为幸存至今的、不多的几个人，他害怕那一切会渐渐淡远。那样，他会问心有愧的。因此，一有机会，他就会讲起那些故事。

我们听了两夜一天。我们振奋、激愤、感动至今。

2. 贡布大校的人生传奇

贡布在阿里战斗、工作了近50个年头。走遍了阿里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像熟悉手上的纹路一样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每一寸边防线、每一个哨所、每一处通道都铭记在他的心里。几十年来，他一刻也不愿离开阿里。因为这里长眠着先遣连的战友，这里也是他的故乡。自来到这里，他再没回过甘南老家。

大约在他8岁的时候，母亲和继父带着他到拉萨朝圣。父亲在给地主扛活中意外受伤死去，弟弟给人家打工，不堪欺凌背井离乡，再无音信；妹妹从小寄养在姨妈家。可谓家破人亡。母亲希望通过朝圣能使他们解脱苦难。

一家3口步行4个半月才走进了西藏境内。最初落脚在

距拉萨 8 天路程的林芝贡布江达县。没想到一路讨饭来到林芝，正碰上饥荒。饥民遍野，到处都能看到饿死的人。每天睡在庙旁街上的人成百上千。百姓们没吃的，连饭也要不上，只好吃树皮、野草。

贡布的母亲抱着他哭了半天，把他卖给了拉萨一家有钱人家做工，期限一年。临行时，母亲给了他半袋子炒面，他走了 10 天才到了拉萨。他那时才 8 岁，他独自走着，找了好久，才找到那户有钱人，开始每天为他家放羊、放牛。

因为孤苦一人，想念妈妈，他常常一边放牧，一边流泪。好不容易捱到了一年期满，赶快回到林芝找妈妈。结果他与妈妈错过了，她已离开林芝，到拉萨去了。

他一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哭。走到一座桥边，就蹲在那里放声大哭。正好被一个好心人撞见，就把贡布接到了他家。老两口没有儿子，收留贡布做他们的儿子，给他吃、穿，教他学藏文。生活好了，他渐渐地不再想妈妈。

谁知一年后，他叔叔，也就是继父的弟弟找上门来，说贡布的妈妈想他，让他到拉萨去。干爸干妈舍不得贡布，抱着他大哭，非常伤心，给了他许多衣服和干粮，还悄悄给了他一些钱。

再返回拉萨一看，母亲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土房子里，每天除了磕长头和转经外，以乞讨为生。为了付房钱，为了有口饭吃，贡布又去给人家打工，放了两年牛。作为穷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以虔诚的朝拜感动佛祖，企盼幸福降临！

12 岁时，贡布又离开母亲，到哲蚌寺当喇嘛。在哲蚌寺，天天以念经背经为主，虽然吃穿不愁，可整日提心吊胆，因为经师要求背的经书必须按时完成，不然就得挨打受

骂。

有一次，贡布因为没有按规定把经书背下来，经师就捆住他，把他吊在井里，然后把井一盖，就走了。井里一片漆黑，他非常害怕，哭啊，喊啊，可谁也不来理他。他在井里吊了一天一夜，嗓子早哭哑了。第二天上来后，连话都说不出来，浑身没一点劲，站都站不稳，最后大病了一场。

后来，庙里香火不济，经济困难，贡布每天只得干活，有时只得拿着庙里的东西去外面换粮食。也就在那时，他的母亲在饥寒交迫中悲惨地死去了。

15岁那一年，贡布与一个甘南老乡偷偷离开了拉萨。他俩身无分文，只好沿途要饭，晚上就睡在野地里。走了一个月，鞋底全磨烂了，只好光着脚走。他的脚趾现在没几个好的，全都变样了，就是那时光着脚走路碰坏的。走啊走，走了5个多月，终于回到老家。

1949年8月，甘南解放了，每户都分了土地和牛羊。贡布作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并不喜欢什么财产。他只想当兵。谁知一问，部队上说他太小了，还不能当兵。他就跑到兰州找当兵的地方，结果人家还是嫌他小。贡布就拉着一位首长求情，后来还跪着求他，他都没答应。贡布不甘心，又去找，结果在一支准备进军西藏的部队中，他把16岁说成18岁，这才成功了。

贡布穿上军装，高兴得满大街跑，一遇到有玻璃的门窗，就照个够。

接着他在兰州民族学院学习了3个月后，就接到命令到新疆去。他们乘着苏联驾驶员驾驶的苏联飞机到了乌鲁木齐。在那里，贡布第一次见到了王震司令员；王震对他们宣布了命令：你们将从新疆进军西藏，解放阿里地区，解放阿

里重镇噶大克，把阿里变成一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大城市……

不久，贡布又来到南疆的于田，成了刚刚由三五九旅扩编成的独立骑兵师的一名骑兵。在去阿里侦察路线，随先遣连解放阿里时，他因为能说拉萨、青海和甘南几个地方的藏话，所以被任命为翻译。

贡布在阿里的各个地方都生活过。在先遣连时到过改则、噶尔，最后打到普南。阿里解放后，他在日土县当过武装部副部长。阿里边境发生叛乱时，调到阿里支队任侦察参谋兼翻译股股长。1975年至1980年，他任噶尔县武装部部长时，曾破获过17起特务案。1980年，贡布到阿里军分区任副司令，仍常到边防。所以，他熟悉阿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父亲母亲死得早，他把对他们的爱转给了阿里，阿里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离不开阿里，也不愿离开阿里。

1986年，阿里军分区的7位师职干部到了离休年龄。其他同志荣调的荣调，离休的离休。而贡布只有一个心愿：不离开阿里。他把报告一次又一次送给上级：“不要让我离开阿里，不要让我离开军队。我可以不当司令，只要让我呆在阿里，我贡布就是站岗放哨、打扫卫生也心甘情愿。”

有一次，国家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来阿里视察，听到贡布的事后，被他对阿里的诚挚热爱之情感动了。后来，南疆军区的将军们也被他的报告感动了，同意了他的请求，批复道：

贡布副司令可以不离休，不转业，能干多久就干多久，什么时候身体不行了另行安排。

贡布一直只把自己看作一名先遣连的战士，只想多干点

工作，多陪陪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每年清明可以给他们扫扫墓。想他们了，走路过去都可以到他们身边坐坐。

近几年，他身体不行了。他的眼睛曾得过雪盲，现在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阴天或早晚连人都看不清。他的心脏也不好，是年轻时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下行军打仗造成的。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如从前了。加之身上还有两处枪伤……但只要还能干点什么，他就要干下去。

他现在给部队种种树，到物玛打了好多车树苗回来栽上，好多都活了。

前些年狮泉河只有两家商店，商品奇缺，贡布看到新疆的军人服务社面向军队又对地方开放，挺好的，就打定主意也办了一个。后来在普兰又办了一个。后来还在神山下、圣湖边各办了一个季节性帐篷商店，方便了群众和旅客，已给军分区上交了一百多万元的利润。

记得他讲到这里时，用他那双骨节粗大的手捋了捋花白的头发，然后又抹了抹脸，像要一把抹去满脸的风霜和沧桑。然后，他脱了鞋，说：“当时往西藏走时，连一双鞋子也没有，只有光着一双脚，10个脚趾甲盖全被路上的石头磕掉了。后来，又长了起来，但进军阿里时又全磨掉了，就再也不长了。”他的一双脚的确一个脚趾甲也没有，还有几处黑色的疤痕，他说那是进军阿里后冻伤留下的印记。

他就是一部活的先遣连连史。但不知为何，他像是有些害怕对我们讲述。

宿在狮泉河，感到离月亮近，离星辰近，离神近，离崇高也近。

她们真切而又缥缈。

最真切的当然是这里的人。他们都有一副高原人油黑发